

五燈會元

十二

三印

其然云此乃智門祚和尚引奉者三印一以語言方便如印之流二乃得入其庫

言句如印之水三本分指授不古言一印可印之空也

云華嚴傳衣一印東行十万里及印非金玉木石所成也印下士如印泥印中士如印水上士如可空

岩親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至撈鰓據覘

明海翁雜目錄二十卷末云余乾道初岩建康將山邂逅京州一老僧有岩親錄

因問之見其詞僧甚處去僧云入嶺禮拜雪峯去岩親云雪峯若問你岩親

如何但向老道山岩親近日在湖邊住將三文買箇撈鰓子撈鰓據覘且恁恁

過因問老僧在湖邊弄鰓錄尼本尽作老婆此云撈鰓何也渠笑云老婆

也岩親雪峯皆鄉人吾鄉以撈鰓竹具曰撈鰓也鄉人至今如是呼之後人訛聽

作老婆字教人一向作禪會岩親錄他本作買箇妻子云峰錄作買箇老婆後

未頁其詳本云我將三文錢娶箇妻子所謂字經三寫字馬成馬於宗門雖要

利害不可不知雪峯今空禪師頌有云三文撈鰓季代厚化或老婆黑而醜羞方語

上人所不知不為也

臨濟宗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石霜楚圓禪師

大愚守芝禪師

法華全舉禪師

龍華曉愚禪師

龍潭智圓禪師

太子院一禪師

葉縣省禪師法嗣

浮山法遠禪師

大乘慧果禪師

百六十九

神鼎謹禪師法嗣

開聖實情山主

谷隱聰禪師法嗣

金山曇穎禪師

仗錫修己禪師

大乘德遵禪師

永福延照禪師

仁壽嗣珍禪師

永慶光普禪師

英公夏竦居士

廣慧璉禪師法嗣

華嚴道隆禪師

廣慧德宣禪師

琅邪慧覺禪師

石霜法永禪師

芭蕉谷泉禪師

天聖皓泰禪師

投子圓修禪師

寶應法昭禪師

石門守進禪師

不列章次

妙智光雲禪師

洞庭慧月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

不列章次

竹園法顯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雲門顯欽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慧力慧南禪師

八公楊億居士

商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黃龍慧南禪師語具別卷

楊歧方會禪師語具別卷

翠巖可真禪師

蔣山贊元禪師

武泉山政禪師

雙峯省回禪師

菩提光用禪師不列章次

大寧道寬禪師

道吾悟真禪師

蔣山保心禪師

百丈惟政禪師

香山蘊良禪師

南峯惟廣禪師

大瀉德乾禪師

靈山本言禪師

廣法源禪師

靈隱德章禪師

琅琊覺禪師法嗣

定慧超信禪師

玉泉務本禪師不列章次

泐潭曉月禪師

姜山方禪師

白鹿顯端禪師

琅琊智遠禪師

涼峯洞淵禪師

真如方禪師

興教坦禪師

歸宗可宣禪師

長水子璿講師

大愚芝禪師法嗣

雲峯文悅禪師

瑞光月禪師

洞山子圓禪師

石霜永禪師法嗣

福嚴保宗禪師

六陽如藻禪師

浮山遠禪師法嗣

淨明道禪師

玉泉講師

玉泉講師

玉泉講師

正

宗

本覺若珠禪師

華嚴普孜禪師

清隱惟湜禪師

衡嶽奉能禪師

寶應昭禪師法嗣

琅邪方銳禪師

興陽希隱禪師

石門進輝師法嗣

瑞巖智才禪師

金山穎禪師法嗣

普慈崇珍禪師

瑞竹仲和禪師

金山懷賢禪師

石佛顯忠禪師

淨住居說禪師

西余拱辰禪師

般若善端禪師

節使李端愿居士

洞庭月禪師法嗣

薦福院亮禪師

仗錫已禪師法嗣

黃巖保軒禪師

龍華岳禪師法嗣

西余淨端禪師

南嶽下十二

翠巖真禪師法嗣

大瀉慕喆禪師

西林崇奧禪師

蔣山元禪師法嗣

雪竇法雅禪師

承熙應悅禪師

武泉政禪師法嗣

雙峯回禪師法嗣

光國文贊禪師

慶善宗震禪師不列

菩提用禪師法嗣

山

淨土善思禪師不列章次

定慧信禪師法嗣

穹窿智圓禪師

雲峯悅禪師法嗣

壽寧齊曉禪師

玉泉本禪師法嗣

護國齊月禪師不列章次

淨因臻禪師法嗣

長慶惠暹禪師

棲勝繼超禪師

興化岳禪師法嗣

興化紹清禪師

玉泉芳禪師法嗣

慧力善周禪師

南嶽下十三

大瀉喆禪師法嗣

智海道平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

東明仁仙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

東林自遵禪師

福嚴真禪師

東明遷禪師

雲竇雅禪師法嗣

光孝普印禪師

慶善震禪師法嗣

慶善普能禪師

淨土思禪師法嗣

萬壽法詮禪師

慶善守隆禪師

護國月禪師法嗣

洞

春

護國慧本禪師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淨因繼應禪師

法輪丹菽禪師

開福崇哲禪師

泐潭祥如師法嗣

鴻福德昇禪師

高壽慧素禪師

香山道淵禪師

開善道瓊首座

寶峯息溥知藏

懷玉用宣首座

光孝闍禪師法嗣

蘆山法真禪師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三七

五十一

北濟

五

瑞巖如勝禪師

治父道川禪師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潭州五霜楚因慈明禪師金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歲

湘山隱靜寺出家其上有巖行便之者方聞汾陽道望遂往

焉陽願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詈或毀詆諸

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詐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

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

默視罵曰是惡知識敢禪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

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高禪

師高謂師曰楊大年内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

往見大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

年曰真箇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

禪

首領禪師曰云
其人假我永祚禪
取如未造種業

三交智高禪師嗣首
山念
楊億字大年

指

寺

李公遺訓
善於二十二都尉導
自居士字用和

碑文曰... 法華經... 補注... 九字... 今人又句... 定而示... 後人又... 將... 特... 息也... 東... 兼... 午後... 者...

年復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真是龍象
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
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
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
棒年拈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
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
法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
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
則別參年曰二脚毬跳上天師曰一任踣跳年乃大笑罷
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
尉李公遺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
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預
見之心政以法不待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邀明謁李公公問請

五灯十二

應請

六

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
子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
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
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
消息公便喝師曰畢于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曰
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
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為流通公又喝師曰
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父之辭
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行人年曰
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入年曰開寶寺前金剛
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為父底句師曰
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真師子
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踏倒又堪家重

七 底 聖 壽

行

物

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揚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贊之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擊起拄杖曰這箇是南源拄杖子阿那箇是經良久曰白下長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口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茆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曰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一渠求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鎧卸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謹禪師鼎首山高嶺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禪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

先寶應
自心省念亦住寶應

遂去鼎遺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
林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故鼎見延稱師知
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曰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驅
為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涕為師第二
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
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
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
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眾出
氣看如無道吾為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上
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
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
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
夏謂眾曰昨日作女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

五打十二

臨濟

八

手鑱黃河乾脚踏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文難保天堂并地
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
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虛空討死脫夏天衫生披冬日襖分明
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
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
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
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
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
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
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
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

種之報 異之九云前秦符捷為後漢慕容容至極擁私之云水臨溪心亦此馬漢馬見之生輻弓上心也

若以駢字之思 事文類聚後集平 晉大和中楊子恭狗 其美之後生飲酒 大深中賦 冬月焚火焚風又極 狗子漢生不覺前有 一坑水狗便去水中 還一身生左右草沾 水得著地火尋遠去 生醒方見 世斗心宿宮 北中云 南也三三上說卦云 雷也者明也万物皆相 見洵方之卦也周易鑑 明斷云云火位在西南

乃法大兩唯人日南 夏花才一云語出忠國 而乃草堂沙門也 撰其詞詔 福嚴 黃山谷勇福 兼注注寺在街山張 弄民南迂報云曰名 般若寺陳素定中 思公道場唐懷遠廣 增之地 沙之花 太平廣記 曰巴陵有寺僧房床 下忽生一木隨代隨長 外國僧見以此沙羅 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 唐天室初安西進華 羅枝床 祝融 南岳有七十二

祝融其一也五日吉 止人游南岳頌云有容騰慧來別我又携勢動入咽喉 以字與果不子 鳥羊也唯社自謂

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絕

慮忘緣巧說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

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為驗

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大有駢草之恩曰與麼則

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上

堂入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宮道去何曾

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即不問你諸人脚跟下一

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細細魚

稠便下座示眾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眾還會麼不見道一

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

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

若向言中取則悞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

惟人自開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

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安羅花香散祝融峰

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與化祇

見與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

麓絲竹詞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

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

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

葉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榔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

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擊問既是護法善神為甚麼

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

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

試向脚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得個儻分明第一不得行過

衲僧門下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小王三寸鐵徧地是

祝融 深州 皆在 嶽麓

名義集卷之... 尼乾此云禹... 外道尼乾亦謂不... 所野畜

僧室... 神師... 一次志親... 萬向... 火隊... 至龍州... 公手... 亥師... 太平... 未... 元年... 七年... 九年... 日...

刀鎗一鳴卓拄杖下座上堂天已明敲已... 如今還有不... 重問磨礮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眾師曰了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神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挂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脚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榜僧堂作此字三三三三几理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寶宋宗先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

五月二

此清

十

遺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涼風便休將觸棹杓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亦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 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嚼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已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壽數逆而推之則師熙丁亥師始生僧傳所載也失考證

日... 丁亥師始生... 太平興國... 及也

支那此文物園西域
記云摩訶至那此曰
八唐

劉梁落膊
幸之六劉梁當制
良處當作詩音
博有甲也

三賢 十住菩薩十
行菩薩十四句菩薩
十聖 十地菩薩

滁州琅琊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為沂陽太守因疾傾
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叅
問得法汾陽應緣涂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
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
旨如何師曰鳥嘴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
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
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
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剋時剋節
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
是實中賓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卷起
簾來無可觀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
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
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著靴行問拈椎豎拂即不問瞬目

五打十二

一

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
兩雪貧家爭奈何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
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却須彌須彌吞却拄杖子衲僧到這裏
若也擬議劍梁落膊輸降欵鐵作曾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
堂見聞覺知俱為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
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
迦老子叫上堂山僧今日為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
坐珍重上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
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
父曰時寒喫茶去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
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喫上堂十方諸佛是箇爛木榔三
賢十聖是箇茅溷頭壽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
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前除衲冠掃地攬槍猶

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
 僧本分事良父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鈔籠上堂承
 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向我當刎頸而謝之上
 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箇漫天網打後鷹快鷄有時
 一棒作箇布絲網攬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
 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緇素得出不
 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岸畔待使
 丹青入畫圖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
 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為甚却打三更良父曰昨見垂楊綠
 今逢落葉黃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
 髏峯後即不問汝諸人馬鎧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
 拄杖子道去也卓一下便歸方丈上堂進前即死退後即亡不
 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上堂汝等

五打十二

此修

十一

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
 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
 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
 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躑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
 時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回轉善成門又釋
 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
 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
 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拄拈掌呵呵
 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上堂拈拄杖曰盤山向
 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
 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善成門 華嚴金師
 子章才九由心回轉善
 成門者謂金師子或
 顯或隱或一或多名異
 自性由心回轉說理
 說事有成立故名由
 心回轉善成門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只和尚家風師曰一

丁好錄族王氏太原人也幼棄家依潞州天寺志法年白髮後母之
序之暇唯律師出世
沙水乃家印可出住
高安大愚後以南昌
翠岩

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一字街頭心幢子問
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軋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
地盈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
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
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
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
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眾還有免得底麼若一
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
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
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
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彫琢師曰一丁
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

五十一

法華

十三

之文殊者臨海也

轟宇宙通知音纜側耳項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
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
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
真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豎窮三際橫徧十
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
云蝦蟇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
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謂如此兩段不同問如何
是佛師曰鋸解秤錘上堂大眾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撲
不辦便下座上堂大洋海底排班立從頭第一鬚毛斑為甚麼
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葉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上堂眾集乃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便下座上堂翠巖路嶮巖
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牀一座示眾擊起
香合云明頭合暗頭合道得天下橫行若首一得且合却下座

方說
解不得

一、三、七星劍飾
一、五、京雜記云高祖
斬白蛇劍上亦有
七星珠九華玉馬
飾

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備然獨存上曰如何是人境
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清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

佛法偏天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鸚鵡噪鴉鳴為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
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上堂開口又成

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
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
麼生舉山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為闍黎鎖却僧堂門
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堂語漸也返常合道
論頓也不留朕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問牛頭
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果熟猿兼重曰見後為

甚麼不銜花師曰林疎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
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具始收師
曰下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由遂問會麼僧曰不

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蕩湖湘後
省同叅蔡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

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
具便撼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
十餘負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俯遇上座來叅遇後住問

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庵主師曰恰
值庵主不在曰你灑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子我撼捧出出遇

次日再來師又赴出遇一日又來問庵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
僧揭簾便入師攔臂拈住曰我這裏狼虎從尿尿鬼子三回

六

五、五、十一

卷

一、五

六

得
謂
不
合

得

五教戒 嗣明教寬

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庵主親見汾陽來師，并衣并擲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庵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抵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雨餽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往省之。少留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明覽笑而已。

勸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人大話頭也不照顧。祖便唱師亦唱，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與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詞山

五月十二

法濟

一六

六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玉色。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即不消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師便唱。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已行，陽來自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打。拄杖。陽唱曰：這

那吒

速入蜀結青城山道
士觀王不供菓石漆
以謀借俗衣非債軍
吏步卒等詐謂縣
令口觀王授授常
產責與礼以杖杖供
結之後壁河題符
日青城山裏一羣四
丈小都盧十八頭只
馬山僧無飯一年兩
人亦者才詐既露
有司欲囚之遠公以
智謀救得免
波斯不擊海 東斷
抄云波斯國人腰不
帶而只布草屨其
身也

回全體分位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一名其法供養如
來如何是其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龍潭劍師曰觸不得
日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
師曰兩彩一賽曰作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留蹤曰如何是佛
師曰火燒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口入耳曰
來後如何師曰义手並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日出後如何師曰撥天摸
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
身處師曰街頭巷尾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
頭搖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
栗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汝海世也僧云傳云謂世海省公皆委託前 葉縣省州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出家幼為
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栢因緣高詰其僧師傍有省進具
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
遭橫逆師以智脫之眾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
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八十翁翁鞦韆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甕三玄戈甲振
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者如兄小者
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學
立千仞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貓不捉鼠

曰莫便是為入處也無師曰波斯不擊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
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
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王 寺制論道畫一

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置捨二不得衣錦三不得喜鴉不
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舌話今祇
據目前事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日前事師曰鼻
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造其室
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曰
令擲碁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
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二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
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苟破後徒勞綽幹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麁而時時頭撞休
誇國手謾說神僊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
在其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加嘆從容謂
同僚曰脩初疑禪語為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
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上堂諸佛
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
水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
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
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
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師暮
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
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
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心
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
明却請出來對眾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
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
如何眾無語師叱之而去

九帶 東漸抄云九
帶集九万卷影斑固
九流而作人天眼目推
載其序耳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手如何師曰七顛
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
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為甚麼不得成佛道
師曰赤脚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
即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却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
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
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
脫流浪生死六根為患衆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
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叅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
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
拓出衆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即垂見佛即錯曰
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

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
師曰十萬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
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諍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鳥引路曰
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台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籬
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立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
正君且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
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
是祇是口門窄蒲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

圖竟經所勒章華殿
論五蓋者一貪欲二
瞋恚三睡眠四掉悔
五疑 十纏者一五
漸二世現三眠四悔五
惶六疑七掉八昏沉
九念十覆

生時專隱曰棄擊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午天曉不露隱曰牡
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邪師曰然
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
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
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未
悟隱曰汝以為藥語為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為藥
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
為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
能到知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
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嘆
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衆曰纔涉
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
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

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觸體踣跳入你
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
字曰有甚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
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自受師曰
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佛曰為甚麼不念佛
師曰怕汚人口上堂衆集定首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
頭問話次師曰今日不答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
諸方轍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伏嚼口中鐵勸久放開豁
拈駕蛇手與汝斫却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山
僧平生意好相撲抵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
裘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一堂
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
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

達觀錄四篇錄頌
之聚林田有心藏錄
一曰就事藏錄二曰就
理藏錄三曰入就藏
錄四曰出就藏錄

是誰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鍾井底忽然浮老鼠多耳變
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狗猴差異猴上堂五千教典諸佛
常談八萬塵勞衆生妙用猶未是金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
睛良久曰瞎上堂大衆集定有僧繞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
當觀時節因緣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
向去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却來底人
師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
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
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
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鶯囀千林花蒲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對面千里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濟曰恁麼則谷隱的子弟也

五灯十二

虎溪

二十一

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
師曰筭子三寸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
諸方釣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鈎又直餌又
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
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時如
何師曰脫却龍頭却却角獸曰撥出虛空去處處盡聞香師曰
雲愁聞鬼哭雪壓羸骸吟問和尚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
師曰步步登山遠曰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鄰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
寞雲巾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信問如何是無
縫塔師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船船過海赤脚回鄉

唐州大栗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

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剛好時節也曰汝見

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

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有紅爐火盡不添柴僧

問世界圓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

是是即也太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不成問如

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馬合雜僧

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為甚麼法牙

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尚有言寰中天子勃

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

蹴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

一接師曰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

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拘尸城

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波旬拈

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句為誰宣

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與山童掃任意松欒

滿路岐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

翳空本無花無智人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方不得錯

舉便下座

二種光
越州乾峰和尚
上堂法身有三種病
二種光須是一透
得如解脫家穩坐
本字

至和 宋仁宗年號
純紀至和元年上三
三三德寺門見龜
全

言下有旨門盡授其洞上厥首後為廣慧嗣一以敬承和尚
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渠欲剃髮
使我敬養子來慧曰道者我有癸子詩聽取乃曰故二便平穩
我時便肯伊因叙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
羞祇是飽入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
二鼓一夕不得入卧於門之下

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觀師熟
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
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 帝大悅後以偈句目誦唱絡
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
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 帝大
悅侍衛皆山呼師即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譚禪乞歸
廬山 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

五七三

五十一

法海

北四

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脚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
身塔于寺之東

昔日汝陽親得旨
師乃汝州廣惠心元
禪師法嗣 慧嗣首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
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恁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
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
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拍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恁麼則人人皆頂
戴見者盡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跣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
師曰仲氏吹埙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的子首山親孫也師
曰椽塼裏坐地不打閣黎 進与唯同 玉篇

文公揚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
日過河傍見讀金剛經大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曰 是豈出

子可八 方語理
會不得又云甲辰
便知

曾定傳云寄內翰
子公維

子公維事文
宋祁守

孔孟之右乎。何倭甚。因閱數板。憤然始以信。翰林李公

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接見公便問

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

逢。抵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

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箇大

虫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

麼。慧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

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

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比斗藏。應須合掌消辰後。復

行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漿餼。預聞南

宗之旨。又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詣

墻面之無慙者。誠出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

導。自雙林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固知所止。仍歲沈痾。神慮

迷恍。殆及小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詠公大士。見顧蓬蒿。諒之

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而來。皆是法眼之流

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公次

嗣先南院南院。嗣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

丈。嗣馬祖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

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歲之後。曠

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曝然自落。積劫未

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

率多參尋。如雪峯九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

大愚。終承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霞親承

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六今繼紹

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泉。出於鼇峯。幸欣幸公問

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生。踈於財利。

舊山社章如心神仙骨月 劉教心筆

况南陽浮提衆生以財爲命我國以財爲人教

財法二施

何得勸又踈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壇馬子似驢
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公置
一百問請廣慧答慧一一荅回公問李都尉曰釋迦六年苦行
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
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
曰恩愛成煩惱環爲前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义手
側立公瞠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
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槌曾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
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
鴛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請向東
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五灯十二

法苑珠林

二十六

泰山廟裏賣紙錢
方語也
蘇林
自貢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慕慈明因之金臺同善待者
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真揚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慈
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與論鋒發
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誅你親見
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好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
甚急事夏末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歲寒人故來
見和尚明透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
心明噴自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遠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
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
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乘氣逸出機鋒捷業沐憚之
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

延祖師西

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字處師曰塔牆百堵
 謂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十日斫柴一日如何是學
 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
 三脚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饑
 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
 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
 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即不然無因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
 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太將軍巡歷四
 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
 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
 頰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鼎
 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師曰若
 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

五打二

正修

二七

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此
 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龍
 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拈拄子
 拈得把得動得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
 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
 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
 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
 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
 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
 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
 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
 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此見解和即
 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

文殊自 解脫 事苑一清
 京傳大隋五臺縣昭
 果寺解脫禪師自
 又殊示心可之後乃
 謙卑自牧專精侍
 衆殿後又殊躬臨
 試驗解脫每清且
 為之嘗粥又殊忽
 於前殊不觀視
 又殊遂言之日吾
 又殊名又殊脫
 德言又殊自又
 殊解脫自解脫
 行羅漢慈至
 相故
 維摩經

蔣山賈元覺海禪師婺州義山、年八、卓、乃大、二、尚也、夙修
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出家、一歲為僧、十五

游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
鳴、明日真法器耳、俾為侍者、二十年中、運水般柴、不憚寒暑、悉

已躬親、求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師請居、誌公道場、
捉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安石、重師

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辨、鼎、席、結、廬、定、林、山、中、與、師、蕭、散
林、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

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

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問魯祖面
壁意旨如何、師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利

羊、曰、為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
箇若不是、喚作甚麼、良久曰、餓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不

化、丞相王公、慟哭于塔、讚師真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言
而能默、興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

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食己實、孰其嗣之、我
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成人、水成
田、上堂、黃梅席上海眾千人、付法傳衣、碓坊行者是、則紅日西

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泛船、塞北人搖舫、波斯入

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談話、師元豐六年九月十七日、淨髮
沐浴、辭眾、偈曰、九十二光陰、分明對眾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

殘月、言訖坐逝、茶毗、齒頂不壞、上、月、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
見拈、却微笑、師

五十一
二十八

曰。然後不禁問。丹霞燒木佛。三。其言。自鬚鬚。師曰。賊不
打貧兒家。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千。至。禹別師曰。根深
葉茂。僧打圓相曰。還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
前三三後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
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留滓。有僧造師之室。
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筴插火爐中。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麼却有
病僧化去。師曰。布施不如還却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
用隨機。卷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
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順水放船。
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父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喝。一喝曰。
珍重。上堂。無念為宗。無住為本。真空為體。妙有為用。所以道。盡
大地是真空。徧法界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

月長明。法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父曰。西天
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如是。上堂。師子
兒。哮吼。龍馬駒。蹄跳。古佛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
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塔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
餛飩子。二箇糊。猿夜。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
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
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祇行得。三步
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說。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
毛。一時。布施。良父曰。叮嚀。損。君。意。無言。真有。上。從。滄海。變。終
不為君。通問。凝然。便會。時。如。丁。且。上。尾。上。帶。研。髓。問。如何。

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耶時

杓打鐵山摧問如何是常照師曰金鋒上須彌如何是寂照

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來照師曰草鞋裏跣跳僧返師

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跣跳更愈針鋒上須彌眉毛

中水常渺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

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父曰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

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領下鬚鬚

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斂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

堂中來師曰聖僧道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

馬曰過在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

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普化明打

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其忘却下脚問如何是

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有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象

象攢曰如何是第三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

要師曰最好精窳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

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

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

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曰圓後如

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黑漆露柱問聲色兩

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箇妻抵解

撈蝦捱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門風斷絕大眾要識

歲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

希布裙猶是嫁時衣僧問牛頭未上四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花

鬘師曰直錢千里通曰且後為

飯京道誑禪師

青原思禪師

道州裴禪師

秋尊光射河維眉

又句補注涅槃經云

佛求侍者焉陳如

等皆請為之伊便

不許尔時目連即入

定觀如未心在於阿

維心日印出光照而

照心已定事已老若

焉心乃至勸禪阿

難而為侍者不

枯桑

枯桑 謂母也

信口一花谷前集

十六云伊尹母化鳥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枯桑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二一
一後如何師曰九九
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樹頭止問一切法
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
他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
用也師曰汝試用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
知有南嶽遊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利竿頭上舞
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如何是末後句師曰
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父呵呵
大笑曰笑箇甚麼笑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
婆六隻姝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叅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應聲豈為
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衲僧門下天心懸殊

五月十一

佛傳

三十一

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父曰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不吐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水從山上
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花似錦文殊撞著眼
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却耳際諸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
睡不著翻身捉得普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
得與諸人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麼問曰今
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覘頭尾
片問關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
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
六師曰日月星夜曰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
雲可如何師曰糊餅忍餓曰

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下
泗耳問握劍當會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曰正是和尚見處師
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大衆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
處行履師曰十字街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
地曰到後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
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微微簷頭
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直教行山無開口處
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
擔不起師曰大道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
僧出口頭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兼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
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
肩羸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寢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

五打十一

此降

世二

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出機一
句師曰一言迴出青霄外萬仞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
行師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
入內齋復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
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角披毛異
來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出門天外迴流光影
不真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
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啓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
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蹤師進心珠歌曰心如
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
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秘藏深密無形質拈來掌內
衆人皆爲下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貳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
常思與青天地山

二年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曰
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痕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
三句師曰西天此土上堂泥蛇齧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
棒閻老呵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却問諸人如何是般若體叅堂
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烏龜頭不濕鷺鷥飛入蘆花叢雪
月交輝俱不及叫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拍未審拍箇甚麼
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尋常師曰年
裏鬼弄人

五月十二日 法身 三十三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入市過
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
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
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
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
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
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鼈齧釣魚竿曰恁
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堂前一盞夜明燈簾外數
莖青瘦竹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釣魚船上贈三推問如何是佛師曰留髭表丈夫問
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
口短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
石和尚師曰雞頭上白言方泥裏洗不盡將來師曰

空去不渡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
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
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蒲頭灰。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粵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持刀按劍。
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
上堂。摩騰入漢。肉上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
鬼魅之由。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

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卧以拄杖。擊禪牀。
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曰。意旨如何。師曰。有心。
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寂時如何。師曰。不是翳。亦安身。

立命處曰。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亦無投。
澗聲。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榜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山。
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

滁州琅琊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琊境。師曰。松因有限。蕭
疎老花為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髮長僧貌醜。問
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曰。眼前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
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劈。曰。如何
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還知也。無師曰。老來
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松直棘山。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
曰。如何是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

不食其詞常被唱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琅邪曰

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一覺到天明琅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
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時住興教擢為第一
座不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時刀景純學士守死陵衣恐刀
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
夢於刀學士刀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刀舉所夢
衣大笑刀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刀就座出帖請之
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
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
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
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

曰適來錯抵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後却宗曰大丈夫
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
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峽依琅邪一語忽
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
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憲師不為禮摺
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
託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
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詳以告
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宣老暮年記問如昔
至三歲由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惡和尚
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蓋與相別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
山以河為驗曰多三姪然明日請和尚忽聞拈匙聲

外是甚麼聲宣人。乍佳軍勢。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僧清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一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願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師，不衆曰：大家相

聚喫葷齋，苦喫作一葷齋，入地獄如箭射。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起色力健，何不為衆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為汝諮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雪寒宜為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時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何，是臨濟太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自是一衆畏服。僧問：如何是道？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師曰：黃河九曲，卜一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

第二句師曰萬里。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其掃帚。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獼猴倒上樹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裹骨問不涉廉纖請師遠道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父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父曰咄這野狐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為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為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現未來塵沙諸

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寺者無一不到如
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
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
體祇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
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鬪額若也不會單重交并上堂
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一手不獨拍眾中莫有作家禪
客本分衲僧出來共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
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
比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脚良父曰東勝身洲持鉢西
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
日爭作麼生良父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
第三句衲僧道會也且是山水是少即來喫飯困來打睡

須彌山跨跏入你鼻孔裏摩竭魚。你眼睛中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叅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即山河大地。並無過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齧著一粒米。未曾挂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然雖如是。著衣喫飯。即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棠鉢盂向香積世界為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為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可留。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味。音以拂子擊手。禪杖下座上堂。教

中道種種取捨皆是輪回。未出輪回而辨。四智。依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辨。圓覺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即不問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又手當曾去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叅舉百丈。歲夜示眾曰。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叅禪。禪又不曾。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却今時叢林。更是不知所在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饗。寮舍穩便。為正化中間。孜孜為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之珠。孰肯知非。及子。按撥。誰知。是箇中無二。苦哉。

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

長影中今時後生

緣念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別人供養到麩菜不擇一莖柴
不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
累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執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
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天地作黃金攪長
河為酥酪供養上座未為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
披毛戴角牽犁拽杷償他始得不見祖師道入道不通理復身
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久
莫待一朝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糞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
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落三更穿
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曰師曰一釣便上僧
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曲須是遇知音師曰
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衆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垂目顧四方
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挂人脣吻風幡悟性
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
六代傳衣圖他小利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
南山鼈鼻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雨顛墜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更推負主
交糸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之鷹混迹塵中未是
鷲嶺之狗何異越坑墮漸正是避溺投置如斯之解正在常途
出格道人如何話會豈不見陶潛俗子尚自觀事見機而今祖
孫不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此院通禪師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
師曰石上屋枯松遊
蜂競采菓

大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檻外有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夫啓世師曰師才齧人廼曰聞聲悟道非却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下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承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大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擲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龔人既得聞症人亦解語指白石為玉點黃金為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曲肱禪牀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

五三六

五方十二

世修

四

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指和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馳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王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又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僧曰為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乘舉古談今漚留衲子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辨得斤兩若也辨得須彌抵重半銖若辨不得拗折秤子向日本國與諸人相見

東京華嚴普救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也負師曰客路如天遠曰西是賓中主師曰侯門心海

主中主師曰裏中

勅曰如何是主中賓

乃曰賓中問主

換機敘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才必氣吞聲賓中覓賓白
雲萬里故向中無意意在可中於心知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
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響異流
切須子細良父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曲巷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纒舉萬里雲收法令若行千
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塵滿地應思黃梅昔
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使春糠荅志斷臂酬心何似衡
嶽這裏山禽粟米飯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
南頭買貴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
飲氣目連驚子且不能爲爲其如此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五五五

五十一

此法

四一一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自成雨露
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而病自損良師不親
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
與你別作箇相見還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鄂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師曰明月
照幽谷曰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雲生太虛曰恁麼則
樵夫出林丘處處歌春色師曰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
未了路上行人林間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
要會麼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水滸句師曰好曰如何
耳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川尋去曰句師曰合曰三句

家師指如何辨古今師曰台後不

堂六平等故常覆

地平等故常載日月平等古時常

公平可故聖凡不二

人心平等故高低無諍拄杖卓一下曰諸禪士這拄杖子晝夜為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心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珙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師拈起拂

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噯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熱熬上

糊捺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水點燈掃地曰如何

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

問會殺佛祖底始是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劍師曰不斬死漢

曰如何是和尚劍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

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師曰無間

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咄咄海底魚龍盡枯

竭三脚蝦蟇飛上天脫殼烏龜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白未

分到時不點和泥命水露在躡跳入燈籠裏即口從他汝眉毛

因甚麼却拖在脚跟下直如此明得

未明何異曲蟻穿靴然雖少

五十一

此濟

三十一

此明得

猶也戴席帽於此

杭州淨住院居說果淨禪亦參達觀其甲經論粗明禪

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了禪豈可漢人經網經是禪

網提綱正綱了禪見經師曰為其口說禪看觀曰問下文長師

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把拳如拳

搦手師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

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由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夜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玄沙覺指

體上遭逆不如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樂上堂理因事右邊

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麼生得恰好去良父曰且莫刻

肉成瘡師有祖源通要三十卷行于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儀無生無

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是為人處也無師曰

石女舞野花火裏眠曰入衆證明師曰更看泥牛闌入

馬九一 五灯十一 照濟 卷三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言也 志不

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觀

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柰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

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

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

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

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

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

生焉知死公曰生則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固措觀起搵

其背曰祇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

會公曰祇知負程不覺墜 此觀拓問曰百年 曲 在朝方省既

而談偈曰三十八成曹 及其有 異 知滔滔汴水

隱隱隋堤師其歸 大箭浪 小 也

隱隱隋堤師其歸 大箭浪 小 也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了_伊言詮請師 師曰大眾總見汝
怎麼問曰莫抵這便是也無師曰子逢穿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何師曰知
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丘氏始見弄師子發
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練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
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
官宣疏至推倒回頭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
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 聖罷引聲吟曰本具瀟灑一
客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 法

五八

五灯十一

昭洛

十四

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春風細了_心開
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亦
抵這是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脚睡咄師到華
亭眾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
斗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識因何
却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誥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州庭栢意
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先師無此_五又作麼
生師曰行人始知_也曰十取走紅塵今期_也曰雪上加
霜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_以叢裏不_以曰何是村裏佛
師曰泥豬疥狗曰如何是_以裏佛師曰_及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生曰負四時江何師曰
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出頭江出月工一天地茫茫

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汝巴鼻月生三善具特回南參所
以道放行也但薩舒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口把住是
良父曰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澗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加泥如今
還有不登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
人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
負我以拄杖擊香臺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
覺覺非復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
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期直饒向
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椽山入真還有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且
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

曰苦教人上堂白雲滄汙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後有何事所以
道也古橫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
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得粥足飯
足困來即便打眠丁任東卜西卜上堂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
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捫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
陀總是捫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幾眼
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
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雜碎且道
不動如來即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不動步而登妙覺若
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槃去也又卓一下曰不用思
而知不用慮而解靈米似高鎮州維箇人一起拄杖曰
智海拄杖或作金剛下作地師或採竿影草或
不作拄杖用諸人心相乖麼若也去如以虎靠

山山沒卷舒縱橫。用如未相委。中洪。十方同
聚會箇箇學無意。此身。心空及筈。慧九門下。直接超
升不歷科目。諸人。即。這裏風雲。地牙爪。天雷聲燒
毫如今爲你諸人。震動雷去也。以往杖擊禪床下座。於紹聖
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
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設利斛許大如且目睛齒爪不壞
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如何
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舌拄上齶。
僧禮拜。師曰。不得講却。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而方便指迷情。
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答話。師曰。卅三答。口問何人可。

爭奪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語句。徒然
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
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領曰。恁麼
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
意。連擲兩三拳。大眾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無。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不會。猶。運足焉知路。
踏下名言。嗜仁者。僧今日。將錯就金。法。寺者。聞有。

耳與鼻有味有舌以甚麻却不會以之。武帝

喬端坐却昇天。出伯明。臻合談何。師波斯入關市。

曰。恁麼則草偃風行也。師曰。萬口齊聲。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

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日忽遇艣掉。俚停又作麼生。

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為驗。未審此。

間以何為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

踣跳大衆。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

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卓一下曰。蘇噓蘇噓。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亦無。仁義。

休談。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

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在。

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為。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

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為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太解脫。運。

木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王。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

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孝。良久曰。興化今日。

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中。燈王座上。為母說法。以報劬。

勞。且道我母。即今在其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

定生。天人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衆。燒。

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為甚麼。却煩日人燒香。

不見道。東家之北。口豕。助哀。以十槌。曾曰。各一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一軍。慧力善周。禪師一室。遼天。骨。聖。白雲。亦。是。恁麼。吐。

臨一軍。慧力善周。禪師一室。遼天。骨。聖。白雲。亦。是。恁麼。吐。

臨一軍。慧力善周。禪師一室。遼天。骨。聖。白雲。亦。是。恁麼。吐。

師云。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為僧。名。端。到未嘗
形言句。七十二年。來。去。畢。而逝。五。後。髮。髮。再生。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詩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總沒來由。
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冷地掉箇石頭。
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
玉泉有四路。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
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
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
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賊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
兇。活捉鯨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
不是向人誇伎倆。文。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洪州泐。景祥禪師。住昌南城。傳氏子。僧問。如何。且。師。西。意。師。曰。十箇拍頭。八箇。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喻。難。辨。曰。
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
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拍。放。過。
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
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
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
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問。曾。達。磨。西。歸。手。
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箇。消。息。師。曰。一。
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其。來。由。僧。無。語。問。僧。曰。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可。處。塵。中。現。底。才。僧。拍。香。爐。一。箇。是。香。爐。
師。曰。帶。累。三。世。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
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地。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一。箇。是。佛。

生如對大賓初坐于與跏趺至五更以齋饋因義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單師師下人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

書七佛名叢林稱州布衲有擬草庵歌一篇行二世具載普

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一我所聞

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

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

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虜者多少絕得五色

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爰

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

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偕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

東邊更近東曰瀉山子智海親孫也師曰却笑任把釣七

五灯十二

四十九

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

蹉過畢竟如何拍禪牀曰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五日

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

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真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

客來難討門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父侍真如晚居瀉山真如庵志道者高其風

每叩之一日闕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

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

曰汝暫舉心塵勞七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衡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士室中明父母未生已

前在匹廐處行獲僧擬出即打出寸口達磨在却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首僧擬出寸口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一切衆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若也是非齊浪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却聖凡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椿打拍淨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師曰剃除鬚髮曰二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觀月風來不動幡上堂德山禪臨濟喝盡是無屈汲而而燈籠踔跳過青天露柱竄驚頭腦裂然雖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道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千佛出世各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筌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留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羹晨粥晨粥下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少人疑茅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問有物告天地無形亦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銚墨曰應是墨師曰然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

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打上堂。同時節誰。長當苟或。無
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哩。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躡庵繼成禪師表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淨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
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
召大衆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
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
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如著鐵袴。打一棒。行
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問翻。翻。虛空縛殺麻繩。
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雷。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微。抵
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玉賓。

五十七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用得。矢波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無交涉。豈一見拈。
鷲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淨微笑。已成途轍。縱使
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穎契。還會麼。一曲寥
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堂。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
悟。大衆枯桑。知天風。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
麼。作悟底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室如春。九
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葵花
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人。螟蠕成螺螄。若也。不知苦哉。
佛陀耶。許你具隻眼。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
生。魔王居佛殿。懷禪。曰。但恁麼言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才恁麼舉。祇恐你諸人。見兔放鷹。刻
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一人二俱不。上堂。舉。汾陽

拈拄似示衆曰三世諸佛此這裏爲文諸人無孔眼遂走向山
僧拄杖裏去強生節目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
若無又山僧今日爲此諸人出氣扯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却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輕於汝等
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羅城裏去也擲下拄
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圓悟法真慈愛并十大法師禪
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
宗之義虎也對衆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于圓頓掃除
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
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
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太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曰善善應

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也
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
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有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
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
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
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
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又聲銷汝復道
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
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
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
及情解俱忘道有之以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
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
心舞師後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下語下默下動下靜從

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
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
謂之法身三界唯心世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
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
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二於此
唱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
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
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
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
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
歎仰皇帝顧謂近且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
罕有也近且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剗定不犯
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如絲毫不漏雨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
覩者寒毛卓豎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師曰
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
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額太虫曰
抵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鑽露柱曰學人不曉
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處彰快須
回首便承當今朝對衆全分付莫道儂家有覆藏擲拂子召侍
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水吞空遠二峯峭壁危猊臺重
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拈雙拳曰意
旨如何師曰突出難辨上堂山僧有二印更無增減剋覲面便
相笑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不知不免重里註破一印

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物物。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印有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咬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一坐。一日有僧。作禮。師問其處來。曰。和尚。合知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真人。

五手

五灯十二

世

五十四

天眼日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浴跌。坐書偈曰。昨夜片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跨跳過流沙。套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所。鷓鴣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鑿鑿子。不厭動搖。半夜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譚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著。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為道祖。師有這一著子。乃太。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

守以超化車律為禪迎為第一祖。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為宗派耳。然恐多不往，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身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背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峯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葺，聲絕而化。景溥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叉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作有年竟隱。君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鬆髮愛煖頻添楮。拙柴破衲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直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為僧，徑趨叢席。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二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關啾啾，師聞頷首，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己。

五十一

五十五

以是名卿鉅公，列刹迎，不就嘗有頌云：愚荅佛話曰：金身才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庶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子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抵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無為軍治，公實際道川禪師，崑山和氏子，初為縣之司級，聞東

齋謙首座為道俗演法往徃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客心
於杖下太悟遂辭職依謙謙為改夕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
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堅起脊梁一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
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躡庵
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
者師為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
治父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
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靈峯一日登座拈拄
丈東觀曰東邊底又西觀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
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觀了復西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欄干

五燈會元卷第十二

